

## 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東度記 第六回 本智設法弄師兄 美男奪俏疑歌妓

話說尊者要與二盜祈禱疾病，卻先要二盜發誓，方才焚香課誦。二盜說：「只要長老救得病好，誓願決不敢悔。病癒如悔，便如此如此。」當下尊者經咒科儀，行持幾日。只見二盜起來，拜謝尊者道：「承師道力，病已愈九分。」一面吩咐嘍囉備齋，一面親捧金銀作謝。尊者不受，辭道：「貧僧東行，願為化緣行度，金銀無處使用。但前二位大王曾發有誓，病癒依僧一言。如不依犯了咒誓，病再復發，不能解也。」二盜答道：「咒誓果是我們發過，這金銀請師父且收。」只見瞎道人在旁說道：「這金銀我們出家人更愛得緊，師父因何苦辭不受？」元通笑道：「怎麼我們出家的更愛？」道人說：「敲梆擊鉢，說陰果，唸經文，上門乞化，恐施主有悔心，還要注名姓在疏頭，這樣的還好哩。你們更有一等，閉關拖索，燃指燒臂，苦乞苦化哩。」道人又扯元通，附耳悄悄道：「這強盜的金銀便收他些兒，也不傷天理。」元通笑道：「我師父不是這樣出家心腸。」二盜見尊者師徒堅意不受，乃問道：「師父，我二人誓發在先，決不敢悔。你只說一言何事。」尊者道：「人生世間，此身難得，正道難聞，一失人身，萬劫不再。若聞正道，行些善事，保愛這身體，莫種惡業。這惡業有十不赦法。一是行劫。不安一日之貧，偶動片時之暴，圖不義之財，恣無益之費，那知被獲遭刑，百般苦惱，呼天不應，叫地不靈。若當饑寒窮困之時，咬牙關，存忍耐，一思再付道：餓死事小，犯法事大，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，不可毀傷。皇天后土，若叫這樣守死善道之人饑寒凍餒，萬無此理。二位大王，當時想必為饑寒所迫，沒奈何做了這王法不赦之事。若肯依貧僧之勸，散去眾伙，回心向善，尋個薄業，以養終身，這病就永遠不發。」二盜聽得尊者之言，一時雖動了善心，點頭服義，不依又恐病發，依從又捨不得這營業買賣。兩人再三籌想，也畏王法，還有些天理，使慨然答道：「師父說的真是苦口良藥，依你，依你。」一面吩咐嘍囉，散了積聚的衣糧，焚毀了傷人的器械，說道：「你們眾人各尋路去罷。我二人回鄉尋生理去也。」後有稱贊尊者一言化盜四句。詩曰：

世人誰肯味良心，故作非為害此身。  
若聽老僧一句話，剎那打破這迷津。

卻說二盜信尊者好言，散了眾伙，他二人辭了下嶺而去。瞎道人收拾些素供，款待師徒吃畢，吩咐叫他打掃巢穴，仍作雲堂。道人依言灑掃，以待純一復歸。尊者當時下嶺東行。這散伙的小盜，有贊歎的，說：「好心腸，和尚言言切當，句句達理，真是苦口良藥，敢得是。」有怨恨的，罵道：「這禿子甚來由，饒口饒舌，說家常，管人閒事。散了伙，叫我們哪裡投奔！」那悔前非的，果回鄉別尋生理；那不安分的，依舊別處非為。

按下尊者師徒離嶺前進。且說梵志、道童，救了純一遠避，他師徒收了法術。過了三尖嶺，不勞找尋路境，望東大路前行，一面誇道：「徒弟，這要弄賊盜法兒，倒也伶俐。」一面說道：「往前去，卻也要尋個好處安身。」正說間，只見那前林內，懸著一面白粉招牌，上寫著兩行字。梵志叫：「徒弟，看那招牌上寫的是甚麼兩行字跡？」本意隨去看了來，說道：「師父，是開店人家招引行商過客的牌兒。上寫著：『尋花問柳無雙美，把酒烹茶第一樓。』」梵志道：「我們出家人，尋甚花，問甚柳，把甚酒？若是烹茶，這行路饑渴，還可去吃一杯。」師徒走近林來，遠遠望見深林裡面，卻有一座樓閣，四面虛窗，半卷圍幕。梵志說：「倒也好座高樓。」怎見得？但見：

簷飛雲樹，棟接山光，窗開四壁透風涼，人在半天觀景致。笙簫弦管，聲繞半空；清歌雅唱，腔盈兩耳。樓下往往來來，多是喬妝打扮；店中咄咄喝喝，盡皆喚酒呼盧。那裡是，曉催夜撞鼓鐘樓，梵中禪林僧道院。

梵志師徒到得樓前，向店主問道：「店主，我們過路師徒，身心勞倦，不吃你的葷酒，可有素食，求賣幾貫錢鈔。只是鬧烘烘樓閣，我們出家人愛清淨，不便當，可有潔淨別室，願借一坐。」店主見他師徒行狀閒雜，便答道：「有潔淨處所，只是也有兩個師父在內借住，卻是你一家，這也不礙。」梵志道：「既是我輩，便一處少坐，真也無妨。」乃隨著店主引入側首一個小門，乃是三四楹小屋。師徒恰才到屋，只見屋內道了一聲：「呀！恩師們到了。」梵志師徒睜睛一看，原來是純一庵避賊的道徒。見了梵志，便笑臉躬身說道：「托賴師父們救拔，得打點了些金銀財寶，躲避那強人。都是恩師道術高妙。正想恩無可報，不期此處相逢。」道童便也問道：「師父們如何在這熱鬧處居住？」純一道：「此乃門徒施主之家，相留避難。熱鬧是他從來生意，與我小道無干。」當下店主外去，叫走堂的捧了些茶食點心，到屋中鋪起桌子，列開凳兒，眾道吃的吃，說的說。吃的是芝麻餅、饊子籩、素油面卷粉饅頭；說的是吹玉簫、敲檀板、唱粉紅蓮帶錦纏道。道人緣何說這些話？只因這店家開張，酒館招牌上既寫道「尋花問柳」，卻不虛言。委實樓上兩個婦女弦歌雅唱，侑酒舉觴，村間少年，都被她引魂；鄉里浪子，盡被她動興。也有雅致騷人墨客，借登樓玩景，浮白賦詩；也有豪放富家清客，假嘲風弄月，喝雉呼盧。那愛妖嬈的，挾紅裙，買笑追歡；這做引頭的，落青蚨，幫閒湊趣。一時說動了那本慧、本定二人。他兩個原是愛槍棒的少年，學了些障眼兒幻法，未到修行路，如何聽得眾人樓上說的話兒，就動了他羨樂心腸。瞞著梵志與道童師兄，兩個假說出外方便，卸卸出家衣帽，換了個深褶服巾，混上樓來。果然見兩個婦女，陪伴著一席酒客。一個紅裙綠襖的婦人，手捧著一杯酒，送與一個酒客，口裡便唱出一個曲兒。本慧二人扶欄傾耳而聽，唱的卻是個《畫錦堂》詞。他唱道：

雨濯紅芳，風揚白絮，日日飛眸前。懊惱一春心事，都鎖眉尖。愁聽梁間雙燕語，那堪歌枕孤眠。人憔悴，獨倚欄杆，怕風透入珠簾。

本定聽得，向本慧誇道：「絕妙好詞！且聽那個可會歌唱？」少頃，只見那一個紅衫大袖的女子，敲著檀板，接著《畫錦堂》詞尾，也唱道：

怪的是，鐵馬聲鬧吵，終朝永日長天。吩咐丫環服侍，怎奈慚慚。妝台對鏡愁無語，龍簫鳳管沒心拈。怎能夠，蕭郎到，這時節兩意俱歡。

本慧聽了，也向本定誇揚：「唱的好詞。」只見這兩個婦女唱罷，便起身走近本慧二人面前，道一個萬福，便問道：「二位官人，有的是空席閒座，何不喚店家整治杯盤，待我二人也來奉陪一會？」婦人說了，又走過去。本定便就動了歡情喜意，與本慧計議道：「我們隨侍師父出來，走了無邊遠路，費了多少腳頭，難得今日到這地方。師父遇著純一講道，道童本智又不幫襯。我等如今乘暇，且叫走堂的上樓，備辦些酒肴，快樂一會，有何不可！」二人計議已定，卻好一個後生走上樓來，說：「來的二位客官，可吃酒麼？還是要甚新鮮肴品？」本定答道：「吃酒？吃酒。不拘甚肴，只要美味的，備辦而來。」少頃，後生捧著酒肴鐘箸，看一座潔淨桌兒擺下。他二人方才入席，酒尚未斟，卻就有一個青年，標標緻緻，穿一件長衣大袖，諱名「湊趣」，走到席前，諂著肩，陪著笑，拱著手，靠著席道：「二位，貴處到此何事？我小子卻有些面熟。這東道不消費鈔，一定都是小子備辦奉敘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在袖中取出一個骰盆兒，內放著六個骰子，便坐在末席，叫後生快添一個杯箸。本慧見了這個景象情節，便想起道眾說的做引頭，幫閒湊趣，這人必是。一來他原是弄槍棒，少年英氣尚存；一來他隨師學了些幻法，卻也有趣。乃暗與本慧道：「我二人瞞著師父與本智，這樓上喝一杯解辛苦，偏就惹動他們。」本慧聽得笑道：「此事何難，只是我們未曾吃下一杯，怎肯先與他吃？」乃乘湊趣方才釀下一杯，尚未到口，這本慧弄個法兒，袖中取一把刀子，對湊趣說道：「擲骰行令，我遠方人不知甚令。只是似我的飲酒。」乃把刀將下唇割下，放入酒中，說：「似我方飲酒。」本定見了，就把刀子割下些舌尖兒來，放在酒內，道：「似我方飲酒。」湊趣見了驚慌，把骰盆忙籠入袖，倒退兩步，說道：「這割嘴割舌的酒食，小子不敢吃了。」本慧、本定大笑，隨收了法兒。他兩個方才把盞，湊趣忙跑下樓，向店主眾人說：「樓上有這古怪奇事，把唇舌割去下酒。」眾人哪裡肯信，齊上樓來觀看。卻好好兩客吃酒，問婦女與別座，都稱未見。店主眾人反罵湊趣道：「青天白日，何故說這樣鬼話，破了我生意？」湊趣

笑道：「我也不是白日見鬼，說這怪話，聞得古有兩個勇士吃酒無肴，一個道：『汝非肴？』將刀割其肉下酒。一個說：『汝非肴？』也將刀割其肉下酒。頃刻割盡。古人說：『有如此勇，不如無勇。』看來似此的也有。」店主笑道：「此是古人喻言。」湊趣道：「也休管他喻言有的沒的，只是我沒這幫襯的緣法，撞著這樣怪事，湊不成趣了。」乃下樓而去。本慧二人方才吃到興頭上，只見兩個婦人近前來，拜了兩拜，便坐下，袖中取出檀板兒來，方才啟朱唇要唱。卻說本智伴著師父，與純一道人敘話，一時不見了本慧二人，忖道：「他從師未久，道規尚生，莫要花酒樓前壞了出家行止。」乃向師父說道：「二徒久不在座，那裡行走，待小徒看來。」梵志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」本智隨出小屋側門，卻也聽得樓上笙簫熱鬧，乃走到樓梯上，悄悄一望，只見他二人把杯弄盞，旁邊坐著兩個婦人。乃笑道：「原來果然不老成，不守道規，在此破戒。」本智把臉一抹，將身一抖，卻變了一個青年，未冠的美貌小官，手裡拿著一架太平車兒，走上樓來到本慧二人席前，便去與本定按摩修養。那本慧看見這小官生的俊俏，不說佳人，比這兩個婦女十分清雅，便動了奪趣淫心，把手扯著小官身衣，道：「也與我修養一番。」那小官出個妖媚態度，說道：「客官休要羅皂，我們修養的，學得師父按摩，到這酒樓上來，無非要趁幾貫錢鈔。客官不拘哪位，但是有錢鈔，我自然用心服侍。」本慧聽得，也不管本定體面，向桌子吹了一口氣，把那肴饌取得三五塊，就變做幾貫青蚨。小官見了青蚨，隨即陪著笑臉說道：「這位客官果然有鈔。」乃走到本慧身邊，把太平車兒渾身背滾。本定見了，就動嗔心，說道：「你會弄玄虛，變青蚨，偏我不會？」乃把口向瓷杯吹一口氣，頃刻就變了一隻銀杯，放在桌子上，叫一聲：「修養的小官，這銀杯若愛，便賞了你罷。」小官見了銀杯，比青蚨多十倍，乃就走過本定身後，兩手揣捏。本意氣不過，也把瓷杯變兩隻銀杯，斟兩杯酒，遞與兩個婦女，說道：「送你二位做唱錢。」哪知兩個婦人正在那裡心疑，說道：「何處來的這一個小官？」心裡卻又愛他，眼裡不住看他，雖然歡喜銀杯，卻又忿不過小官兒奪愛，攙他生意。本智弄手段，心裡暗笑。那本慧二人為欲忘真，哪裡顧得，把些不肯捨與湊趣吃的酒饌，都被修養吃了。本智弄了一會神通，不覺的笑了一聲，就復了本相，把個本慧二人羞得面紅耳赤，往樓下而走。那兩個婦人也驚怪起來，叫店主說：「湊趣言語不差。這兩個酒客與修養小官，都是妖怪。」店主問眾席：「可有此事？」眾席俱說：「只見好好的兩客吃酒，後又添一客，哪裡見甚修養小官？」店主卻怪二婦說謊，驚駭酒客，壞了生意。

樓下吵吵鬧鬧，梵志與純一正講談道法，聽得店外人吵，正問眾道。恰好三個徒弟進屋，面俱帶紅。梵志乃道：「出家人守規循矩，如何去吃酒？惹出事來不便。」正說間，只見店主人進得屋來，見了本慧等三人，道：「呀！原來就是師父們，我一時忘了。湊趣與二婦所說不假，必是三位師父有妙法神術，捉弄她們。」三人在師前不敢答應，只是低頭暗笑。店主道：「看純一師父份上，酒錢決不敢要。只是兩個婦人被你耍了，那與她的錢鈔，都是油肉骨頭，污她衣袖。那銀杯卻是我店瓦器瓷壺，走堂後生不見了杯壺，卻在這兩婦身邊搜出，壞了她們行止。師父當與她們說明，還求賞賜幾貫錢鈔。」正說間，果然婦人家有老婦來說道：「小男婦女唱曲供筵，要趁兩個錢鈔。哪裡道人弄出邪術騙人酒食，引誘男女。」梵志聽得，便與了老婦幾貫錢鈔。老婦接鈔，叫聲：「多謝。」臨去說道：「我聽得三尖嶺使法術捉弄強人，卻是幾個道扮。近又聽得，強人散了眾伙，又是甚道勸化。」只這句話，梵志聽了暗忖道：「想是玄隱來尋道童。」正抬頭，又見那青鸞雲端裡飛來飛去。他便向本慧耳邊說了一句話。卻是何話，下回自曉。